

早在抗战前,就曾有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说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答应事成后帮刘氏全家迁居美国。日本人也扬言愿把浴缸大小的虢季子白盘填满黄金,能装多少就出价多少。如今,它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一件重要展品,位列国家文物局所颁发的“64件不准出境文物”名单之中。爱国将领刘铭传及其后人,付出巨大代价保护的这件珍贵文物,将不会离开中国的土地半步。



■ 刘铭传(1836-1896年)

誓死守护虢季子白盘

盘称国宝 亭护家珍

◆ 佳音

1864年5月的一天夜晚,常州太平军护王府邸,刚刚攻陷这里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寂静的夜里,时断时续的金属撞击声从战马吃草时笼头铁环与马槽碰撞的声响,刘铭传试图搬动一下马槽,竟纹丝不动,他把灯凑近了,惊奇地发现马槽四周布满密密麻麻的花样纹饰。

当时的刘铭传没有想到,这个装满饲料、布满污垢的巨大器皿,来自遥远的西周时代,距今已有2800多年,他更没有想到,这个“马槽”和自己的家族,自此结下近一个世纪的不解之缘。后世的学者经过考证,为这件重若磐石的巨大器皿定名为虢季子白盘,它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称得上是一件国宝级重器。

西周青铜最高水平

虢季子白盘铸造于公元前816年,是西周晚期一件具有记功、记事性质的祭祀礼器,长137厘米,宽86厘米,高约39厘米,总重量达215公斤,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大的商周青铜盘。设计者将这么大的器型巧妙地设计为圆角的长方形,四足为曲尺矩形,隐缩在盘底,呈现出口大底小的感觉,很像一个大浴缸。器物的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盘壁周身刻有波带纹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说,这件虢季子白盘形体非常巨大,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的特点是用范铸法,就是用陶范把它组合起来,然后用青铜溶液浇铸而成的。要铸造这么大的青铜盘,就需要很多块内范和外范,而且它有精美的花纹,还有111个字的铭文,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它代表了我国西周时期,尤其是西周晚期青铜铸造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与其他国家的青铜器不同,中国的青铜器常刻有铭文,相对形制和花纹等元素,铭文更是评判一件青铜器价值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字学者都很重视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历代青铜著录都以铭文著录为重点。

虢季子白盘内底有铭文111字,大致讲述周宣王十二年(前816年),虢季子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河北岸同匈奴的先祖猗狁作战,斩敌首级五百,俘虏五十。周王非常赞赏子白的神勇无敌,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并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予以嘉勉。虢季子白获此殊荣,特铸造此铜盘以作纪念。

111字铭文分为八行,以四句一行为主,文辞优雅,行文押韵,书写时一气呵成,章法自然,突破了原先呆板的格局,打破了一字一格、字字等距的形式,字体端庄,是优秀的金文书法作品。

这些铭文对研究西周晚期周王室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史,以及西北地理沿革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周初年,武王、成王时曾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国,历史上称为“封建建国”。当时分封的诸侯国很多,周文王之弟虢仲、虢叔被封至东、西二虢。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考证:“虢季是西虢始封者虢叔的分支。虢叔曾是周武王的老师,一支封为诸侯,在现今的宝鸡,另一支就是虢季,世代在朝为官。虢季子白能拥有如此巨大的青铜盘,不仅说明其身份显赫,也告诉我们虢季家族十分兴旺,在西周王朝很有实力。”这件记录赫赫战功的虢季子白盘正是出土于今陕西境内,陕西也是西周的王畿之地,虢季子白盘的发现,源自一个偶然。

为宝盘与翁同龢交恶

清道光年间,常州人徐燮钧任陕西郡县令兼理宝鸡县篆,一次在宝鸡县的一户农家偶然发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喂马食槽,遂以100两银子购得。后来徐燮钧卸任时,将这件奇怪的“马槽”带回老家常州鸣珂巷“天佑堂”,并开始对盘上的铭文古篆征求释文。

这些排列极具美感的铭文被翻译后,证明这件宝物来头不小,徐燮钧在乡里名震一时。1860年四月,太平军进军常州,徐氏的“天佑堂”在战火中被毁,该盘被太平军将领护王陈坤书得到,收藏

在护王府内,清军士兵不识货,竟也拿它作马槽,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

虽然不懂得盘上面的铭文内容,但刘铭传还是立刻判定这是一件宝物,命人秘密押送送回合肥老家肥西刘老圩(现属肥西县南分路乡)。

1871年,刘铭传愤于清政府昏聩不公,托病辞职闲居家中,就请安徽霍山县一位叫黄从默的老儒生考证该盘。黄老先生辨认出该盘的来历,告知刘铭传。刘铭传欣喜若狂,专门修了一所亭子放置此物,并命名亭子为“盘亭”,作《盘亭小记》记载了建造盘亭的经历、盘子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亲笔写下“盘称国宝,亭护家珍”的对联。

当时宝盘铭文拓片印出,每纸高达五两银子,震动学术界和权贵阶层,其中一个人对这个盘子特别上心,这个人就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他还专门托人到刘老圩说,愿意出重金购买宝盘。

翁同龢一生喜爱金石文物和书画作品,他几次向刘铭传索要虢季子白盘,都未能如愿,最后竟然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一状,希望以此施加压力,但刘铭传还是没有同意。他上诉李鸿章力陈此事,李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权衡利害后,以刘铭传有战功,下旨御赐此宝,从此无人敢觊觎。

1885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巡抚,虢盘被留在合肥老宅“盘亭”,未随往台湾。10年以后,刘铭传从台湾返回家乡,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岛被割让给日本。1896年1月12日,得知这个消息后60岁的刘铭传忧愤去世,去世时叮嘱家人要保护这个宝盘,作为传世之宝。

刘氏后人坎坷护宝路

爱宝如命的刘铭传撒手西去,并不代表虢季子白盘从此失去了依靠,刘家子孙们遵从先祖的遗训,把保护宝盘作为最重要的家训,即使遭受人身危险亦不动容。

1933年至1936年,军阀刘镇华担任安徽省主席期间,一直想把虢季子白盘据为己有,但软硬兼施都没有用。几次钉子碰下来,刘镇华恼羞成怒,亲自带着爪牙到刘家搜,对刘家人大打出手,最终对方没有松口,宝贝也没有找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华北后长驱直入,占领了我国长江沿线,合肥危在旦夕。刘镇华被免去省长之职,再也顾不得索要国宝,夹带着金银细软逃命了。



◀ 虢季子白盘上的铭文拓片

早在抗战前,就曾有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说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答应事成后帮刘氏全家迁居美国。日本人也扬言愿把浴缸大小的虢季子白盘填满黄金,能装多少就出价多少。但这些都打动了刘肃曾。

抗战爆发后,合肥沦陷,日寇的据点离刘肃曾家只有3公里,刘家怕宝盘落入敌手,经商议后在宅外挖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将虢盘深埋地下,又移植来一棵小槐树,用杂草做伪装,完成这一切后举家迁往外地,垂涎宝盘的日军多次搜索刘家院宅,也没找到。

八年抗战胜利后,日军再无法觊觎这件传说中的国宝,刘家人返回老家。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即将走上更艰难的护宝路。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司令、新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也打起了宝盘的主意,他派人把刘肃曾请到省政府,说只要交出虢盘,便是国家的功臣,可以在安徽境内任选一县作县长。刘肃曾便推托说全家出逃时,宝盘已被人盗走。李品仙假意相信,放走刘肃曾,但刘肃曾前脚刚进家门,李品仙就派一个营的人马开进刘家,他们打着保护国宝的名义在刘家驻扎下来。

数日后的一个清晨,刘肃曾被几个军人拖出被窝,说他偷了长官装有金条等贵重物品的箱子,并用枪威逼刘肃曾写下用虢盘抵债的欠条。刘肃曾就将计就计,以出去筹款为由逃出家门,躲避外乡。

为了方便寻宝,李品仙让自己的亲信国民党合肥县长隆武功,将县政府搬到了刘家大院,气急败坏地把刘家所有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掘地三尺,一无所获,只好败兴而去。

砍树挖宝赠国家

在刘家四代人的保护下,虢季子白盘渡过重重险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务院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当即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

负责这项任务的吴桂长老人回忆,他曾接受上级指示查询国宝下落。后来在当地政府配合下,接近刘肃曾一家,此后多次登门探访。刘肃曾儿子刘学亚说,父亲之所以劳烦吴桂长“三顾茅庐”,实在是因为国宝太重要了,一家人为护宝付出巨大代价,不敢轻易托人。直到中央要求寻查国宝的电报到了,刘肃曾与家人商量,才决定捐献国宝。

1950年1月19日,刘肃曾带领家人把十几年前移植的树木砍掉,挖开3米的土层,虢盘重见天日。就在虢盘拟送北京时,意外却发生了:一个小偷溜进刘家,手持钢锯准备锯下8只兽首衔环带走,声音惊动了守卫在附近的战士,当即将他抓获。事发后,当地人民政府提出必须迅速将虢盘运送北京,并请刘肃曾同行。

1950年2月,刘铭传第四代后人刘肃曾带着国宝来到北京,受到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的接见,董必武为此盘题词:“国宝归国,可庆可贺”。郭沫若写诗:“虢盘献公家,归诸天下有。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骨。卓卓刘君名,传诵妇孺口。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

为表彰刘肃曾的献宝行为,文化部给刘肃曾颁发了“褒奖状”,并决定在北京给刘肃曾安排工作,但是刘肃曾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在安徽。1977年,77岁的刘肃曾去世,国宝没有流出境外,他可以安然地去告慰他的祖先了。

虢季子白盘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如今,它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一件重要展品,位列国家文物局所颁发的“64件不准出境文物”名单之中。爱国将领刘铭传及其后人,付出巨大代价保护的这件珍贵文物,将不会离开中国的土地半步。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 “64件不准出境文物”之一——虢季子白盘



■ 虢季子白盘上的衔环兽首耳